

郑振铎全集

第十四卷

艺术·考古文论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郑振铎全集

第十四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

第十四卷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艺术、考古文论及有关序跋以及建国后主持国家文物、考古领导工作时期的发言等。

《插图之话》选自作者作品集《海燕》（一九三三年七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共收作品十七篇，附录二篇，包括散文九篇及杂论《论武侠小说》等，本卷仅收入《插图之话》，其他作品分别收入相应各卷。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选自一九八五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九三〇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卷即据此版本。

目 录

《子恺漫画》序	(1)
插图之话	(3)
《程及水彩画集》序	(23)
《韞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序	(25)
《西域画》(上辑)序	(27)
《敦煌壁画选》序	(38)
《楚辞图》序	(40)
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	(52)
中国古代绘画概述	(59)
印度艺术展览介绍	(79)
记阿旗他的壁画	(81)
《宋人画册》序言	(96)
《中国历代名画集》序言	(106)
《中国古代绘画选集》序言	(120)
近百年来中国绘画的发展	(170)
《永乐宫壁画选集》序	(182)
《清明上河图》的研究	(186)
访笈杂记	(212)

2 郑振铎全集

《北平笈谱》序	(221)
关于版画	(223)
《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	(235)
鲁迅与中国古版画	(252)
《十竹斋笈谱》跋	(257)
重印《十竹斋笈谱》序	(260)
《北京荣宝斋诗笈谱》序	(262)
关于《永乐大典》	(263)
《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序	(269)
《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总序	(273)
《中国版画选》序言	(278)
《中国古代版画丛刊》题跋四则	(281)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289)
一 绪言	(289)
二 最早的木刻画	(293)
三 宋金的木刻画	(296)
四 元代的木刻画	(299)
五 明初的木刻画	(302)
六 光芒万丈的万历时代	(306)
七 徽派的木刻画家们	(319)
八 明末的木刻画	(333)
九 彩色木刻画的创作	(342)
十 清代早期的木刻画	(350)
十一 清代后期的木刻画	(359)
十二 年画	(364)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序、跋	(373)
《中国艺术展览会》序	(382)
敦煌文物展览的意义	(385)

伟大的艺术传统·····	(393)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序·····	(429)
炳灵寺石窟概述·····	(434)
《麦积山石窟》序·····	(442)
《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序言·····	(453)
朱翊钧的“地下宫殿”·····	(461)
敌伪的文物哪里去了·····	(465)
保存古物刍议·····	(470)
一年来的文物工作·····	(483)
《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序·····	(491)
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	(495)
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	(508)
考古事业的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520)
博物馆事业应该为科学研究服务·····	(529)
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总结报告·····	(533)
宝爱民族遗产 保护文化古物·····	(540)
党和政府是怎样保护文物的?·····	(542)
为制止美蒋盗运盗卖现存台湾的古文物图书档案、 资料告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	(547)
斥美国的所谓“拯救”的谰言!·····	(551)
我国工艺美术的优良传统及其发展的道路·····	(553)
在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61)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564)
序·····	(564)
第一章 阿比多斯及埃及第一朝的陵墓·····	(570)
第二章 梦城·····	(574)
第三章 底比斯城及其死城·····	(577)

4 郑振铎全集

第四章	都丹喀门王墓	(585)
第五章	巴比伦南部的城国	(588)
第六章	巴比伦城	(592)
第七章	尼尼微	(596)
第八章	推来城	(602)
第九章	阿加绵农墓	(608)
第十章	克里特	(613)
第十一章	巴力斯坦	(617)

《子恺漫画》序

中国现代的画家与他们的作品，能引动我的注意的很少，所以我不常去看什么展览会，在我的好友中，画家也只寥寥的几个。近一年来，子恺和他的漫画，却使我感到深挚的兴趣。我先与子恺的作品认识，以后才认识他自己。第一次的见面，是在《我们的七月》上。他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所得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谢无逸作，咏夏景）为尤深。实在的，子恺不惟复写那首古诗词的情调而已，直已把他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图了。从那时起，我记下了“子恺”的名字。佩弦到白马湖去，我曾向他问起子恺的消息。后来，子恺到了上海，恰好《文学周报》里要用插图，我便想到子恺的漫画，请愈之去要了几幅来。隔了几时，又去要了几幅来。如此的要了好几次。这些漫画，没有一幅不使我生一种新鲜的趣味。我尝把他们放在一处展阅，竟能暂忘了现实的苦闷生活。有一次，在许多的富于诗意的漫画中，他附了一幅《买棕

2 郑振铎全集

子》，这幅上海生活的片断的写真，又使我惊骇于子恺的写实手段的高超。我既已屡屡与子恺的作品相见，便常与愈之说，想和子恺他自己谈谈。有一天，他果然来了。他的面貌清秀而恳挚，他的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常常讷讷的，言若不能出诸口。我问他一句，他才质朴的答一句。这使我想起四年前与圣陶初相见的情景。我自觉为他所征服，正如四年前为圣陶所征服一样。我们虽没有谈很多的话，然我相信，我们都已深切的互相认识了。隔了几天，我写信给他道：“你的漫画，我们都极欢喜，可以出一个集子么？”他回信道：“我这里还有许多，请你来选择一下。”一个星期日，我便和圣陶、愈之他们同到江湾立达学园去看画。他把他的漫画一幅幅立在玻璃窗格上，窗格上放满了，桌上还有好些。我们看了这一幅又看了那一幅，震骇他的表现的谐美，与情调的复杂，正如一个贫窶的孩子，进了一家无所不有的玩具店，只觉得目眩五色，什么都是好的。我道：“子恺，我没有选择的能力，你自己选给我吧。”他道：“可以，有不好的，你再拣出吧。”这时，学园里的许多同事与学生都跑进来看。这个小小的展览会里，充满了亲切，喜悦与满足的空气。我不曾见过比这个更有趣的一个展览会。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挟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回家后，细细把子恺的画再看几次，又与圣陶、雁冰同看，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弃的东西，结果只除去了我们以为不大好的三幅——其中还有一幅是子恺自己说要不得的——其余的都刊载在这个集子里，排列的次序，也是照子恺自己所定的。

1925年11月9日，郑振铎

（《子恺漫画》，文学周报社出版，1926年1月）

插图之话

一 插图与饰图

插图是一种艺术，用图画来表现文字所已经表白的一部分的意思；插图作者的工作就在补足别的媒介物，如文字之类之表白。这因为艺术的情绪是可以联合的激动的；我们读了一首好诗，鲜不在心上引起一种图画或音乐的暗示的。譬如“人迹板桥霜”一首诗，立刻便可以使我们引起了一个冬天的寂寥的村道，一道清溪，一条架于溪上的板桥，那时，偶然有一个人经过这个板桥了，而他的足迹便清楚的印在铺满板桥的白霜上面。这是如何可爱的一幅图画呀！画家便从此受到了感动，从这几个文字中，实现出些平行的观念，仅能用他的媒介物，即图画，来传达，或传达得更好的。古人谓：“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是此意。音乐家亦是如此；“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这便可以使他弹奏出一节朦胧、幽静、浩莽而略略带些感伤的情绪的调子来。同样的，音乐或图画，也可以暗示着诗歌。多少的音乐调子是富于诗

4 郑振铎全集

意的，多少的图画是可以使我们在点与色彩间看出欲溢于纸或布外的诗意来的。从这个相互联络的情绪御着各种艺术间，而插图便发生了。所以插图的成功在于一种观念从一个媒介到另一个媒介的本能的传运；愈自然，愈少于有意的做作便愈好。

饰图（Illumination）却与插图不同。插图的功力在于表现出文字的内部的情绪与精神，饰图则仅为用来装饰文字的外形而已。所谓饰图，便是用图画来饰美写的或印刷的书本的，或用颜色及金（偶然也用银）来作饰美文字的图案的。然而有的饰图，却亦为表现文字的一部分情绪与观念的插图所组成的；这使饰图有了更有趣的更深挚的意味。然其本意则仅在饰美书本而不在重现在文字里的情绪与观念。

有图的来源是极古远的。耶稣纪元前五世纪所有的埃及《死书》之纸草纸的写卷上，已饰了很鲜明的颜色绘成的画来饰美它了。其后在中世纪，这种技术更为精进；教士们闭在僧院中，镇日无事；使用了全副精力来钞书，来绘了许多饰图在书的四周与文字中了。近代的书本，多趋重于插图，而有饰图者渐少；然有些贵重的书本却仍然有着很美丽的饰图的；有许多西方的书本，其每章的头一个字母，往往是特别的大，往往是用图案来装饰它，这便是饰图留在普通书本中唯一的痕迹了。

在中国饰图是极不发达的，只有插图，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东西。

插图与饰图还有一个大分别：插图常时趋重用于实际功用，如博物书之插绘动植物形状，以及物理化学书之种种附图都是；饰图则绝无这个实用的观念，它的本意在于把文字及书本装饰得美丽可爱些，而它的结果也就在使文字及书本加上了一袭很美观很可爱的衣服，毫无实用的目的。

二 花纸与画片

插图是与图画的艺术同其古远的。初民社会的人已有了艺术的冲动；我们看西班牙所发见的壁画，其牛与鹿的姿态生动，并不下于近代的作家的作品，当时民众对于英雄有许多传说，对这宇宙诸现象及诸神，又有许多的神话，而这些英雄的传说与神话，便为最初的画家作图画的材料。这便是插图的最早者。其后，文明一天天的发达了，画家的取材，不复囿于传说与神话以及自然物，且进而从人类的真实历史的及文学的来源内取得他们的画材了。

不喜欢图画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们当孩童及少年时代，都要经过图画迷的一个长时期；《三国志》《西游记》的插图是我们所最爱悦的。有时，我们得到了一匣的水彩画颜料，于是我们便在这些插图上西涂东抹着。关云长的脸，我们把他画得红红的。孙行者的虎皮裙是染上了黄色。张飞与猪八戒的黑脸，却使我们踌躇了许久，无法去画，因为墨笔一抹上去，全部黑线构成的图像便要泯灭无形了。金钱豹、哪吒一类的图像，却使我们有机会很用心的用各种颜色把他们东一堆西一笔的涂上去。我们的心沉醉在这个工作里，仿佛我们便是一个大画家，在作着不朽的壁画或画卷。有时，我们得到上海流传来的花纸，那上面有一部电车在行驶着，几辆人力车在旁边拖着，还有一部马车追逐在电车之后；那新奇的车子，那显明的色彩，那复杂的人物，都使我们感到无穷的兴味，如入了另一个世界。到了纸烟匣中的画片一出来，那又把我们的全部精神吸引去了；那些画绘得极精致，色彩染得极复杂，还有华丽闪动的金色间杂在上面的《三国志》人物图，《封神榜》人物图，《说岳全传》的人物图，《英烈传》

6 郑振铎全集

人物图，以及《说唐传》人物图等等，比起木版或石印的小说中的插图来，那真不知胜过多少倍。他们的孙行者，那瘦颊尖嘴的脸，神气活现的，那虎皮直缀，虎皮裙，于黄色黑色之外，还用着金色画着圈圈，当作虎皮的斑文。白袍小将薛仁贵，全身的素静的银白色，手里使着银枪，使我俨然如见他的凛凛的威仪。英雄无比的岳云，使着两柄大锤；头插双雉尾的陆文龙使的是双枪。一个个英雄都是活泼泼的人似的出现于我们之前，那又是另一个美的幻想的世界了。于是我们天天都孜孜兀兀的在搜集这些纸烟匣里的画片，向会吃烟的亲戚长辈要，向同伴们用别的东西交换，向小店里去购买。那时，我们有了一百张两百张的这一类的画片，我们便如富翁似的可以向同伴们斗富了；如果他们有了一张两张我们所没有的画片，我们心里便异常的难过，总觉得是一种缺憾，要想了种种的方法去得到它。在没有得到它之前，我们的心里总是不安逸的，有如缺失了生命中最不可少的东西。

而这些画片使我们对于这些民众小说更感到趣味。

这便是插图的大功能之一。

三 鲍狄西里 (Botticelli) 及其他

近代的插图差不多与印刷的发明是同时产生的。这些时代的插图是精于艺术的技巧而又是补足文字所不易传达之意的。公元十五世纪之末，委尼司 (Venice) 地方印出了欧洲的第一本插图的书，即 The Poliphili Hypneratomachia 鲍狄西里 (Botticelli) 所作大诗人但丁的《神曲》的插图，虽然不是成为书本式样的，在插图史上却极为重要。文艺复兴时代，金属雕刻与木版雕刻技能之突飞的进步，使许多文艺复兴的画家更高兴的去作插图。那些插图或为他们自己雕刻，或由他们绘成而经别的人雕刻。如波拉

约洛 (Pollajuolo) 曼特那 (Mantegna) 米契朗琪罗 (Michelangelo) 诸人所作的插图，在插图艺术上是有很高的地位的。公元十五世纪的德国派画家，更有力于插图的工作；许多这时的这派画家，到现在还闻名者，差不多完全由于他们留下来的雕刻于木版上或铜版上的插图。此后，著名的插图作者，时时有之。英国的诗人勃莱克 (William Blake) 亦以画家名，其《约伯记的插图》(Illustrations to the Book of Job) 是很有声望的。公元 1857 年，英国的插图史又添了一个新纪录，那一年是莫克逊版 (Moxon)《丁尼生集》及委尔莫特 (Wilmott) 的《十九世纪诗人》(Poets of the Nineteen Century) 二书出版之时。这二书里有了好些插图，那都是出于有名的作家，如罗赛底 (Rossetti)，米拉士 (Millais)，白朗 (F. N. Brown) 诸人之手的。这些人就是所谓“Pre-Raphaelite”派是。杂志，即定期刊物之发达，使插画作者更有发展其才能之机会。这些作家中，尽有不少好的。狄孚 (Defoe) 的《伦敦大疫记》(History of the Plague) 的插图是谢尔特 (F. Shields) 作的；佐治·依里奥特 (George Eliot) 的大作《罗摩拉》(Romola) 的插图是李夫登 (Leighton) 作的；这都是很可赞美的不朽之作。大小说家莎克莱 (Thackeray) 曾为他自己的作品作插图，那更有一种可纪念的价值。照相术的发明与印刷的进步，使插图渐渐的舍弃了旧式的木雕或铜雕而改用新的工具，但最近，雕刻的插图似乎又有了复兴之势。许多插图是舍弃很进步的照相与印刷的技术的应用而回到用木雕铜雕。住于美国的有名的插图作者 Ruotolo 新近为 John Macy 的《世界文学故事》(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 作插图，便是用木雕的。

四 黄金时代之中国

中国的插图艺术也起源得极早。相传屈原被放，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鬻皇，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于是画其壁，向而问之，作为《天问》；这故事虽不足信，而插图作者之在汉以前即已有之，则甚可信。存于《金石索》中的惊人的汉武梁祠石像，便有许多是插图性质的。到了晋之时，有顾恺之者，善画像；今宋本《列女传》之插图，即相传是他画的。今复制一图于下；虽然刻工是很幼稚的，绘工似乎也很粗率，——这当然由于后人翻刻之结果，——然全图的气韵却很不坏。唐时，李公麟以善于作图著。他的插图，传于今者还不少；《九歌图》即其一。又仇十洲绘的《飞燕外传图》，相传便是仿李公麟之原作的。

宋时之插图，传于今者不多；画院派之画虽盛极一时，相传那时且从古诗中取出了一句，叫他们去画，画得最合于诗的意境与神趣者便可以奖赏，然这些图成为书本的或插绘于印刷的书本中者则绝少见。

元时的插图也不多见；我曾见一部元刊本的《三教搜神大全》，那里面的插图很不少，差不多每一个神便有一个图像；刻工与绘工都很好。长沙叶氏刊《丽楼丛书》，曾重刻此书，收入其中。然经过一次翻刻，原图的神采便走失不少了。底下是此书的一图《紫姑神》，今用锌版复做出来者。（系用叶氏翻刻本重做者，原刊本见到后即为他人所购去，今不知在何处。）

明之初叶，解缙等编纂《永乐大典》，其中有不少插图，不知是复模原来插图的，还是他们自己创绘出来的。今举其中《忠传》的插图之一以为一例。

明之中叶及末年是中国插图史上的黄金时代；今所能得到的好插图，当以这时代为最多；而这时代不仅绘图的艺术极为精工，即雕刻的艺术亦到了前莫与京，后莫与京之佳境；像富春堂所刻之诸传奇，其插图之刻工算是很粗率的，然气势却很不坏，底下是一幅昭君出塞图，见于富春堂刊的《和戎记》第三十九折中，那一行人蹙额含悲之状是写得很入神的。

仇英、唐寅、陈洪绶诸人是这时的大画家，他们所作的插图俱很不少，仇英的《汪辑列女传》插图，是有名之作。传谓王世贞辑的短篇小说集《艳异编》，卷首有十二幅插图亦为仇英所绘。近来发见《金瓶梅》插图二百幅（每回二图）绢本精绘，相传亦为他所作，因为是原绘的手稿，不曾经过刻工之手，所以更有精神，更细腻。

唐寅的《西厢图》是很使我们留恋的；《文学大纲》上曾复做一幅，写的是张生递一简给红娘叫她转致莺莺。那样活泼泼的神情是中国画上所不常见到的。

陈洪绶的插图更多；他的《离骚图》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今有与萧云从所绘的《离骚图》合为一部的石印本。他的《西厢记图》，附插于明刊《西厢记》之卷首的，尤为工细可爱，兼之雕刻师是有名的项南洲。相传他还作《水浒传》，但我未见。

此外作《水浒传》而有名者有杜堇；亦此时左右人。《文学大纲》里亦曾采用人数幅。

这时刻书之风极盛；杂剧传奇以及小说向来未有刻本或虽有刻本而不精者，在这时都有很好的刻本，并加以很优美很工致的插图。不幸这些作图者多为不知姓名之画家，刻工亦多未署名，不能使他们在中国美术史或绘画史上占一个很好的地位。

在其中，杂剧传奇的插图，最使我们满意。臧晋叔编选的《元人百种曲》，每一曲都有插图二幅，全书共有二百幅图，每一

幅都是很工致很有气势的，即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里，也未失去原来的精神与面目。那里有好几幅关于三国故事的图；在《连环计》的一剧里，把貂蝉和吕布画得如何的好，貂蝉是柔媚的女性，吕布则为追逐于她的欲望之后的勇莽少年。那里有好几幅关于隋唐故事的图；在《单鞭夺槊》的尉迟恭，赤身骑着马，雄猛的提了单鞭追去救护秦王，而秦王却正在为敌人所追逐的危急万分之际；这幅画表现那时那么紧张的局势，是如何的有力。那里有好几篇《水浒》故事的插图，作者把梁山泊一群英雄，把李逵，把燕青，一个鲁莽的男子，一个精细的勇士，尤其写得好。这些都不是我们少时所见那些香烟匣子画片那样的仅以色彩之复杂见长的，也不是我们所见后来的坊刊本《三国志演义》诸插图那样的萎靡无生气的。

沈泰所辑的《盛明杂剧》初二集，是研究明剧的人主要的研究资料；每集共三十个剧本，每剧亦有插图二幅；两集共有插图一百二十幅。这一幅一幅的插图，也并不是草率不费功力之作品。初集有武进董氏的翻刊本，见者较多；其中如《木兰从军》，如《昭君出塞》，如《红线女》，如《昆仑奴》诸剧，所表现的差不多没有一幅不好。二集因仅有原刊本，外间绝少见到。我曾在坊贾处见到一部不全本，把附在卷首的六十幅的插图，细细的看了一遍两遍，还不忍放下手来。这书武进董氏亦在翻刻，将来大家总有见到它的机会的。

邹式金继沈泰之后，辑选《杂剧新编》（一名《新剧三编》），实即《盛明杂剧》之第三集，因在清初所辑，故不复仍用“盛明新剧”之名，其中选及尤侗，吴伟业之杂剧。所选剧本亦三十种，每种亦有插图二幅。原书我未见，仅见残本一册，即卷首所附六十幅之插图，完全没有散失。真可谓眼福不浅。

明人杂剧之另刊本，传于今者不多。我曾以高价获得一部梅